

朴元燾
校注

唐力行主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崔溥漂海錄校注

朴元燾 校注

江南社会历史
研究丛书
唐力行 主编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崔溥漂海錄校注 / 朴元燾校注.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3. 12

(江南社會歷史研究叢書 / 唐力行主編)

ISBN 978-7-5458-0823-0

I. ①崔… II. ①朴… III. ①遊記—中國—明代②中國歷史—古代史—史料—明代 IV. ①K928.9
②K248.2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56576 號

責任編輯 鄧小嬌
封面設計 鄺書徑
技術編輯 丁 多

· 江南社會歷史研究叢書 ·

崔溥漂海錄校注

朴元燾 校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張 12 字數 160,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823-0/K · 125

定價 36.00 圓

總 序

唐力行

近 30 年來，社會史尤其是區域社會史研究已成為史學界關注的學術前沿，人們希望通過對各個區域社會歷史的深入剖析而獲得對中國整體史的新認知。在衆多的區域中，江南社會歷史尤其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青睞。關於江南的區域範圍，學界雖無統一看法，但大致可包括今日之蘇南、浙北、上海與皖南，其核心則為蘇、松、常、嘉、湖、杭、徽地區。江南地區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佔據着極為重要的地位，自宋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的經濟中心與文化中心，區域內有六朝古都金陵、南宋古都臨安、明清都會蘇州以及今天的國際大都市上海。近代以降，傳統文明與西方文明在這裏激盪交匯，開始了中國區域社會最早的近代轉型。今天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圈是以傳統的江南區域為核心發展而來的。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研究江南社會的學術潮流興起於 20 世紀前半期，百年來學者對江南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等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探討，尤其是 20 世紀 50 年代有關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所涉及的蘇、松、杭、嘉、湖地區和徽商等方面的研究，為我們在此領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近 30 年來，隨着社會史研究在我國蓬勃興起，江南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已發展成為一門顯學。學者們以整體史的新視野重新審讀歷史。不再滿足於政治史和經濟史，而是將目光向下，關注長時段的文化、心態、習俗、信仰、儀式、組織、結構、區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會對國家的制衡等等。鴻篇高論，不勝枚舉，可謂是“千里鶯啼綠映紅”，令人目不暇接，研究水平之高是沒有一個地區能

望其項背的。

我們研究歷史離不開對當下的關心。中國近代化是在傳統與現代的纏繞糾葛中進行的，我們將其稱之為中國特色。歷史學界對明清以來江南區域社會經濟的研究，揭示了中國社會由傳統向近代轉型的特色。江南社會歷史還有着諸多的問題等待着我們去探幽索微。江南研究也引起海外漢學家的關注。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未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城市中缺乏理性的經濟團體和自治的公民社會。這一理論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西方學術界流行着這樣一種觀點，即到了清代，中國經濟的成長已經跌入了“陷阱”，沒有外力的推動，難以自拔。黃宗智有關江南農村內卷化的觀點就是其中之一。近年來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指出1800年以前是一個多元的世界，沒有一個經濟中心。他比較了歐洲的英格蘭和中國的江南地區，認為江南經濟似乎略有優勢，只是在19世紀兩地發展才出現了大分流。這些國內外學術界所關注的焦點提醒我們，江南研究，不僅需要運用大量豐富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能夠與國際學術界對話的理論框架和範疇。只有掌握了理論話語的主導權，才能使本領域的研究成果達到國際學術水準。我們希望通過構築江南社會歷史研究的平臺，包括出版《江南社會歷史研究叢書》、《江南社會歷史評論》雜誌，以及每年主辦一次江南研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等，推動江南社會歷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以江南社會史研究為主要研究方向，已形成以整體中國與區域社會研究相結合、長時段與短時段研究相結合、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研究相結合，注意史學理論與研究方法創新的研究特色，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我們與海外學者合作編纂了《江南區域史論著目錄（1900—2000）》，編纂了《明清徽商資料選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等資料集，在勉力於江南研究基礎工程建設的同時，我們還出版了《蘇州與徽州——16—20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明清以來徽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徽州宗族社會》、《商人與文化的雙重變奏——徽商與宗族社會的歷史考察》、《江南儒商與

江南社會》、《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庫域型水利社會研究》、《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傳統與轉型：江西泰和農村宗族形態——一項社會人類學的研究》、《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態》、《近代上海黑社會》等研究論著，受到學界的廣泛好評。近年來我們在學科建設上也有所發展，建置了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點，並先後被評為上海市教委重點學科、上海市重點學科，2008年被列為上海市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市重點學科（編號 S30404）與上海市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編號 SJ0703）為我們出版《江南社會歷史研究叢書》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衷心希望叢書能為海內外江南研究的學者，包括卓有成就的資深學者和嶄露頭角的年輕學人，提供一片聖潔的學術園地，共同為繁榮江南研究貢獻綿薄之力。

序

五百多年前的朝鮮成宗十九年(1488年),文臣崔溥奉王命出差濟州島,因得到住在故鄉全羅道羅州的父親去世的消息而不得不返鄉奔喪,途中其一行四十三人搭乘的船不幸遭遇風暴,從楸子島前開始漂流,經過十三日的飢渴,到達中國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的牛頭山前海域。崔溥一行登陸後,一度被誤認為是倭寇,受盡苦難;在被辨明為朝鮮官人後,經由寧波、紹興移送至杭州;在杭州接受調查後,經由大運河被移送至北京;後通過遼東,全體成員在時隔一百四十八天後,最終順利地回到朝鮮。當時朝鮮使臣沒有機會到北京以南,特別是揚子江以南地區。因此,朝鮮成宗命崔溥先行撰呈“行錄”,而後再為父服喪。於是,崔溥用八天的時間,撰寫了《中朝聞見日記》,即《漂海錄》。

崔溥的《漂海錄》第一次成為學術界研究對象,源于在韓國“六二五戰爭”的1952年和1953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約翰·邁斯凱爾(John Meskill)恰在日本留學,從他的老師京都大學宮崎市定教授那裏得知了這本書。之後,他將此書譯成英文,加上譯注,命名為“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 P'yohae-rok, 漂海錄”,並以此於1958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以此為基礎,七年後出版名為“Ch'oe Pu's Diary: 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的單行本。

與此同時,日本京都大學的牧田締亮在研究比崔溥晚五十年遊歷明朝的日本僧人策彥周良撰寫的《入明記》時,偶然發現了崔溥《漂海錄》。牧田締亮在自己的研究成果《策彥入明記之研究(下)》(法藏館,1959年)中發

表一篇名為《漂海錄和唐土行程記》的論文，並收錄了在原文上加注標點的《漂海錄》，表明他對崔溥《漂海錄》的學術興趣。由此可見，《漂海錄》的研究首先是由美國和日本學者開啓的，這不能不令人驚歎。

在韓國，1964年高柄翊首次發表了關於《漂海錄》的一篇論文，但之後《漂海錄》的研究並沒有擴展下去；在中國，1992年葛振家出版了點注本《漂海錄——中國行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後出版了修訂版《崔溥漂海錄評注》（錢莊書局，2002年），因此更多的中國人也知曉了崔溥的《漂海錄》，而且多少也刺激了韓國學界。之後，朴元煥在韓國同時出版了韓文版《崔溥漂海錄研究》（高麗大學校出版部，2006年）和《崔溥漂海錄譯註》（高麗大學校出版部，2006年）兩本書。

崔溥《漂海錄》研究的突出特點在於雖然它是韓國古代典籍，但首先是由美國和日本等外國學者進行研究，隨後通過少數研究者的國際性學術交流形式升華了研究成果。從這一點來看，可以說它是今後其他古典研究的典範。而對於崔溥《漂海錄》能夠作為完整的記錄被保留下來的過程，則缺少足夠的關注和充分的省察。針對崔溥《漂海錄》能夠完整存在的原因，一般都歸結於崔溥本人超人的記憶力和超强的記錄精神。即使返鄉之行幾經波折，他也依然持之以恆地撰寫日記，正由於這種不氣餒的精神，才得以在歸國後短短八日內撰呈這份報告書。

然而，據瞭解，對於日誌的基礎資料，除了崔溥本人之外，主要是由同行的四個陪吏記錄。再者，即使在遣送途中崔溥和四個陪吏已經做好了基礎性的記錄，但假如崔溥回國後以奔喪為由返回羅州盡三年喪，那麼保存完整的記錄就變成極其困難的事情了。由此可見，阻止崔溥返鄉奔喪、催促其速交“行錄”的朝鮮成宗，也可說是有大功勞者也。況且，對於崔溥《漂海錄》記錄之所見所聞的內容似乎也缺少細緻的推敲。實際上，有些部分並非崔溥的親身經歷，而是崔溥參考有關資料適當地進行了補充。

《漂海錄》記載，在移送至杭州的途中，崔溥曾在健跳所遇到了叫做張輔的地方紳士，令人驚訝的是，在崇禎《寧海縣志》的“送朝鮮崔校理序”中，張輔也記錄了這段經歷。另外，《漂海錄》還記載著“眉山萬翼碑”的碑文內

容。而中國的地方誌中並無此碑文的記錄。原來此碑是於崔溥經過此地的三十年前建成的，而在崔溥經過此地後次年，黃河決堤，水災泛濫，此碑也就銷聲匿跡了。由此可見，對於崔溥《漂海錄》的細緻考察，不僅有利於還原當時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而且也有利於發掘其它可以證明崔溥這段漂流歷史的文獻。

在研究十五世紀後期大運河沿岸的市井百態、經濟文化、社會生產、生活習俗等方面，崔溥《漂海錄》尚有很大的研究價值。例如，崔溥《漂海錄》明確記載“夜二更，到孟城驛，驛在高郵州城南三里”。這個孟城驛便位於揚州和淮安之間高郵州的大運河邊。

崔溥回國後，順從王命撰呈報告後才返鄉奔喪的行為一度受到譴責，引起了爭論。其核心即在於“忠孝”的優先問題。崔溥在中國滯留時，主張“孝”在“忠”之前，甚至在晉見皇帝時也遲遲不願換上吉服。而回到漢陽後，得到成宗的命令，立即著手撰寫報告，完成後才返鄉服喪。這個爭論其實反映了朱子學的理念在當時朝鮮社會付諸實施的過程。這也表明在揭示成宗燕山君年間類似事件對於朝鮮時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意義方面，《漂海錄》作為史料具有一定的作用。

崔溥《漂海錄》對於海洋史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例如，針對船舶史的研究，《漂海錄》關於航海工具的記錄就有很好的研究價值。

成宗十九年，《漂海錄》由日本儒學者清田君錦翻譯成日語，並於成宗四十五年，以《唐土行程記》為名在京都出版。二十六年後，改名為《通俗漂海錄》，可以說是“坊刻本”。日本在十七世紀就有了“坊刻本”的《通俗漂海錄》，而朝鮮為何直到十八世紀依然沒有出現韓文“坊刻本”呢？這也是有待研究的問題。

一言以蔽之，在研究十五世紀東亞史的多樣主題時，崔溥《漂海錄》的豐富內涵必定會給你的研究增色不少。

朴元燬

2013年2月4日

目 錄

序 ... i

卷之一... 1

卷之二... 54

卷之三... 121

跋文... 168

附錄一... 169

附錄二... 172

附錄三... 174

卷之一

喪人^{〔1〕}臣崔溥，自濟州漂流，泊甌東^{〔2〕}，過越南^{〔3〕}，經燕北^{〔4〕}，以今^{〔5〕}六月十四日到青坡驛^{〔6〕}，敬奉傳旨，一行日錄撰集以進。

【校注】

〔1〕亦稱喪制。崔溥時因父親過世而在喪中，故此自稱。類丁憂。〔2〕甌指秦漢時代位於浙江南部的東甌國。甌東指東甌東部地區，即今浙江東南部沿海地區。〔3〕越指春秋戰國時代位於江蘇一帶的越國。越南指越國南部地區，即今江蘇南部一帶。〔4〕即今河北北部地區。〔5〕即朝鮮成宗十九年（明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6〕位於朝鮮漢陽之崇禮門外約三里，相當於今首爾特別市龍山區青坡洞地區。這是出入漢陽必經之首驛，直屬兵曹。該驛配置三等馬五十匹，受命後能夠即刻出發。另，朝鮮之驛係為公文之傳達、官吏之往來和食宿、官物之運輸等而設置。世祖三年（一四五七年）改稱驛丞為察訪，全國設五百三十八個驛，分四個區域，各設察訪。察訪駐在的驛稱為察訪驛。驛之設置以三十里設一驛為原則，亦有因地形等情形而設置的。

成化二十三年^{〔1〕}丁未秋九月十七日，臣以濟州^{〔2〕}三邑^{〔3〕}推刷^{〔4〕}敬差官^{〔5〕}陞辭而行至全羅道，率監司^{〔6〕}依事目^{〔7〕}所差光州牧^{〔8〕}吏程保^{〔9〕}、和順縣^{〔10〕}吏金重及承仕郎^{〔11〕}李楨、羅州隨陪吏^{〔12〕}孫孝子、青巖驛吏^{〔13〕}崔巨伊山、戶奴萬山等六人及司僕寺^{〔14〕}安驥^{〔15〕}崔根等，歸海南縣候風。十一月十一日朝，與濟州新牧使^{〔16〕}許熙^{〔17〕}，同乘舟於館頭梁^{〔18〕}。十二日夕，到泊濟州朝天館^{〔19〕}。

【校注】

〔1〕朝鮮成宗十八年（一四八七年）。〔2〕州係朝鮮朝代地方行政區劃之一。

高麗時代州爲行政區劃單位，朝鮮時代道取代州成爲行政單位，州從行政單位轉變爲地域名稱。〔3〕指濟州道的濟州牧、旌義縣、大靜縣。漢拏山以北爲濟州牧，其南分爲東西路，東部爲旌義縣，西部爲大靜縣。參照《東國輿地勝覽》卷三十八。〔4〕指將脫離原籍地者找出並予以遣返。〔5〕朝鮮時代爲檢查地方行政而派遣到地方的臨時官員，從文官中的官下官任命。其任務大體可以劃分爲倭寇對策等軍事性事務，田穀損失調查等經濟性事務，救荒等災民救恤性事務，以及獄事、推刷、推鞠等司法性事務等。〔6〕朝鮮時代各道長官使之別稱。外官職，文官從二品，十三道各設一名，一般兼任兵馬節度使、水軍節度使之武官職。監司根據中央命令推行重要的政務，總管所轄道的民政、軍政、財政、刑政等，在地方行政上行使重大的權力，同時指揮並監督轄下的守令。〔7〕公事處理規則。〔8〕朝鮮時代道即觀察使所管地方行政區域之一，在留守府、大都護府、州府郡縣之名稱等級中屬第三等級。朝鮮時代共設牧使二十名，其中京畿道三名，忠清道四名，慶尚道三名，全羅道四名，黃海道二名，江源道一名，咸鏡道一名，平安道二名。〔9〕據朝鮮《成宗實錄》十九年六月丁巳條，成宗對漂海歸來的程保等四十二人賞賜食物，對許尚理等十八人賞賜綿布和正布各二匹。〔10〕縣爲朝鮮時代地方行政單位之一。朝鮮參照高麗制度，大縣設縣令，小縣設縣監，縣之總數爲一百六十四個。縣的制度於高宗三十二年（一八九五年）官制改革時被廢除。〔11〕朝鮮時代的官員，從八品，東班官階。以官職而言，包括冰庫、義賢庫的別檢和內需司的典穀等，大部分擔任寺、院、監、署、司、庫所配置的奉事。〔12〕隨行的侍從、隨員。〔13〕驛吏即驛站的屬吏，擔負王命之傳達、稅和貢物等官物之輸送、使臣和使行之迎送和供應等事務。驛吏爲世襲，其身份一般低於鄉吏。〔14〕朝鮮時代的官廳，掌管官中之乘輿、馬匹、牧場等。太宗五年（一四〇五年）變爲兵曹所屬衙門，成宗時據《經國大典》編爲正三品官廳。其官員爲正（正三品）、副正（從三品）、僉正（從四品）、判官（從五品）各一名，主簿（從六品）二名，雜職設有馬醫十名，安驥、調驥、理驥各一名，牽馬陪十名等。〔15〕司僕侍最高雜職官職名，從六品，掌管馬匹之調練以及治療、保養等。〔16〕朝鮮時代地方官員，在觀察使之下治理牧，正三品外職文官。朝鮮在大道或重要地區設牧，與王室關聯密切之小地方亦有昇格爲牧者。〔17〕許熙，昆陽人，世祖十三年（一四六七年）爲都總使李浚麾下軍官，成宗三年（一四七二年）任右道水軍僉節制使，因未能約束部屬而被慶尚道獲差官金春卿彈劾。成宗十年（一四七九年）任通政大夫行定州牧使，十一年（一四八〇年）任團鍊使，負責護送中國使臣回國。在此過程中榨取平安道百姓，返回途中不聽遼東官人之言在鴨綠江遭變，導致許多傷亡，遭到彈劾。成宗十八年（一四八七年）任通政大夫濟州牧使，十九年因爲奔喪的崔溥

採購堅固的船而使之得以生還之功，受到成宗的賞賜。二十二年（一四九一年）參戰，任北征軍右將。許熙為崔溥採購堅固船只事，參照朝鮮《成宗實錄》十九年七月丁卯條：“下書濟州牧使許熙曰：‘曩者崔溥奔喪渡海時，爾求得牢緻船以給之，故雖見漂流，同舟四十三人，皆得生還，爾豈無助？予甚嘉之，特賜表裏以賞之，至可領也。’”〔18〕往來濟州的船舶在全羅南道海南縣南四十一里的館頭山下停泊，館頭梁指該浦口。〔19〕濟州東十餘里之浦口，從濟州道赴陸地船員在此等候順風，經全羅道回濟州道者亦在此或涯月浦揚帆出海。參照《東國輿地勝覽》卷三十八《濟州牧》。

弘治元年戊申正月三十日，陰。晡時，臣之奴莫金，自羅州到濟州，賫喪服來告臣父之喪。

閏正月初一日，雨。牧使晨夕來吊，乃以水精寺^{〔1〕}僧智慈之船，牢固疾行，官船所不及，命兵房^{〔2〕}鎮撫高益堅、吳純等，回泊於別刀浦^{〔3〕}，以為臣渡海之備。判官^{〔4〕}鄭詮遣軍官^{〔5〕}邊石山以吊。

【校注】

〔1〕位於濟州西部十八里之都近川西岸的寺刹。李齊賢《解歌詩》曰：“都近川頽制水坊，水精寺裏亦滄浪。上房此夜藏仙子，社主還為黃帽郎。”參照《東國輿地勝覽》卷三十八《濟州牧》。〔2〕兵房是朝鮮時代漢城府或地方官衙中擔當兵曹事務之部署或擔當兵曹事務之鄉吏，係六房之一。掌管地方軍事訓練、警察業務、軍役賦課、城廓、道路、烽燧之管理等關聯業務。較諸戶房、吏房中心體制之三公兄即吏房、戶房、刑房，兵房實權較小，但因軍役和警察業務與地方民衆生活休戚相關，故其權威頗大。再，鎮撫為朝鮮初期武官職，隸屬義興親軍衛、三軍鎮撫所、五衛鎮撫所、義禁府等。〔3〕位於濟州牧東八里之別刀川口的浦口。〔4〕朝鮮時代中央和地方所設之從五品官職。朝鮮初期各道和大都護府設判官，後廢止，京畿道設水運判官，忠清道和全羅道設海運判官。後期在京畿道和平安道以外各道以及水原、江華、廣州、春川等之留守營和濟州、鏡城、清州等特定地域設判官。〔5〕朝鮮時代執行軍事性職務之武官的通稱，包括隸屬於各軍營的勸武官、別軍官、知穀官、旗牌官、別武士、教練官、別騎衛等以及在地方官衙從事軍務的屬役等。

初二日，陰。侵晨，臣詣別刀浦候風館^{〔1〕}。旌義縣訓導^{〔2〕}崔角、鄉校生徒^{〔3〕}金鼎璘等二十餘輩，內需司典會^{〔4〕}朴重幹及崔根等，皆徒步以隨，

至十五里許。少選，牧使馳至問慰。是日，臣之帶去吏程保、金重等封所治採御乘監^{〔5〕}、牧場辦公^{〔6〕}、私賤^{〔7〕}，刷流移人^{〔8〕}，括濫占伴倘^{〔9〕}，冒認良民等文籍；及賚去全州府上濟州三邑帳籍十七冊又一冊，濟州三邑官上各年帳、戶籍、軍籍等文書，輪付於牧使，藏之營廳，受書日回送而來。

【校注】

〔1〕 航海前等候合適天氣出發的地方，亦稱朝天館。〔2〕 訓導為朝鮮時代正九品官職。戶曹設有算學訓導，刑曹設有律學訓導，觀象監設有天文學、地理學、命課學訓導，司譯院設有漢學、清學、蒙學、倭學訓導，惠民署設有醫學訓導。另，地方還設有從九品的譯學訓導。〔3〕 鄉校指朝鮮時代設在鄉間文廟及其所屬的舊式學校，又名校官、齋官。是與高麗時代相似並為朝鮮時代所繼承的地方教育機構。朝鮮時代於太祖元年（一三九二年）下令各道按察使以學校之興廢作為地方官考課之法，尋求刷新教育。於是全國逐漸達到府、牧、郡、縣各設立一校的水平。另，生徒是泛稱成均館、四學、鄉校、雜學之學生的用詞，只是成均館和四學的普通學生往往稱為儒生而已。〔4〕 內需司係朝鮮時代掌管宮中所用之米穀、綿布、雜貨以及奴婢諸事，管理自高麗時代承襲而來之王室財產和龐大的王室私有土地的正五品官署。原稱內宮，世宗時改稱內需所，世祖十二年（一四六六年）改稱內需司。作為管理王室私有財產的官署，典需、典貨之官職全部由與王室關係密切之官員內官兼任。另，典會為負責內需司會計業務之從七品遞兒職，定員一名。遞兒職是朝鮮時代特為授予俸祿而設置的官職，典會不是兩班，雖受東班官職，但其遞兒職與正職有別，朝會時位列西班。〔5〕 司僕寺官員，掌管點考各道牧場飼養的馬匹。〔6〕 在官府工作的人，由因罪而淪為侍從者以及官廳所屬之妓生、內人、官奴隸、驛卒等構成，大部分是官奴婢。十五六世紀這些必須從事奴役工作的公賤獨立門戶，若無後而終則其田宅須返還官衙。〔7〕 屬於個人的奴婢，亦稱私賤、私奴，與官奴婢、公奴婢對應。〔8〕 離開原籍地流落他鄉或流浪外地的人。〔9〕 朝鮮時代的驅卒，即從卒，指為優待王子、功臣及堂上官等而賞賜個人的兵卒，由兵曹上報選拔，不選錄黃海道、平安道、咸鏡道人。

初三日，漂流海中。是日，乍陰乍雨，東風微順，海色深青。大靜縣監^{〔1〕}鄭嗣瑞、訓導盧警，聞臣遇喪，馳來吊慰，與崔角、朴重幹、倭學訓導^{〔2〕}金繼郁、軍官崔仲衆、鎮撫金仲理等十餘人，學長^{〔3〕}金存麗、金得禮、校生二十餘輩，俱送別於浦口。存麗、得禮等止臣行，曰：“老僕生

長海國，諳經水路。漢拏山陰雨不調，必有風變，不可乘船。且《家禮》^{〔4〕}‘始聞親喪遂行’^{〔5〕}註云：‘日行百里，不夜行，雖哀戚猶避害也。’夜行尚不可，況過此大海，其可不慎乎？”座中或勸或止，日高不決。鎮撫安義來告曰：“東風正好，可以去矣！”重幹、仲衆等亦勸行。臣遂告別登船，棹過五里，軍人權山、許尚理等皆曰：“今日，風勢若作若輟，雲霾若卷若舒，當如此風候不順之日，行如此波濤險惡之海，恐有後悔。請還於別刀浦，待風復行，未爲晚也。”安義曰：“天之氣候，非人預料。頃刻之間，安知有披雲覩天之理乎！抑過此海者，私船覆沒，接踵相繼，唯奉王命朝臣前旌義縣監李暹^{〔6〕}外，鮮有漂流敗沒者，則都是上德至重，實天所知也。況謀之衆口，事未有濟。豈可登程而復路，以致稽緩乎？”叱令張帆而行。纔過大火脫島^{〔7〕}，舟中人皆以謂舟向巨要梁^{〔8〕}，截海而上，順風泊楸子島^{〔9〕}，甚駛也。權山不聽其言，執其舵從風所指，過愁德島^{〔10〕}而西。海氣晦冥，風弱雨作。將近楸子島藏船處，汐勢甚急，天又昏黑，督令格軍^{〔11〕}艚之。軍人皆曰：“若此日發船，誰之過歟？”皆懷逆心，不聽從以力艚，退流至草蘭島^{〔12〕}，依西岸下碇而泊。夜三更^{〔13〕}，尚理曰：“此島雖碍東風，三面通濶，不合泊船。今又有北風之漸，進退無據，將乃何？且此船不在初泊處，漸却入海中，所泊之碇，怕或已破。今計莫若舉碇稍前，繫之於岸，待天明棹入楸子可也。”遂舉碇，果破矣。棹之未及近岸，爲北風所逆，驅出無依之處。雨猶不止，風浪交惡，隨濤上下，莫知所適。

【校注】

〔1〕縣監指朝鮮時代地方行政官署縣的首腦。縣監是比縣令（從五品）所管轄之縣小的地區的守令，與當時地方最底層的機關首長驛的察訪（從六品）同級，作爲地方守令是最低的官職。〔2〕朝鮮時代官職，負責日本語通譯。太祖二年（一三九三年）於司譯院設置，正九品，二人。司譯院外還在倭人到泊處即慶尚道釜山浦和薺浦分別設有從九品之倭學訓導。〔3〕朝鮮時代在鄉校負責教育之教員。五百戶以上郡縣的鄉校從生員和進士中任命訓導官，五百戶以下郡縣的鄉校則任命學長。〔4〕即規定冠婚喪祭之各種儀式的朱子《家禮》，名曰朱熹編著，但更多人認爲係朱氏故後由其弟子完成，作爲朱子學的儀禮典範，對後代影響巨大。〔5〕《家禮》之原文作“始聞親喪，哭，易服，遂行”，此處之“始聞親喪遂行”係省略語。參照《家禮》卷四。〔6〕旌義縣監李暹於成宗十四年（一四八三年）二月二十九日離開

朝天館出海，遭遇暴風，幸漂流至中國揚州長沙鎮。一行四十七人中十四人溺斃，三十三人經北京歸國。回國後編撰《行錄》，其內容見諸朝鮮《成宗實錄》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條。因其生還之功而被晉昇五個資級，從當時軍功一等為三資級判斷，堪稱非常破格的晉昇，對此朝廷亦不無異議。李暹被任命為司果，十五年（一四八四年）任滿浦僉節制使，後任訓練院僉正和副正。〔7〕濟州島與楸子島之間西北海上之無人島，該島石峰嵯峨，有草，無樹。參照《東國輿地勝覽》卷三十八《濟州牧》。〔8〕濟州島與全羅道海南縣之間的島。〔9〕位於朝鮮半島與濟州島本島中間，距濟州島最北處。古往濟州島必經此島，如前往濟州者如從羅州出發則經務安、靈巖、海南等，如從海南出發則經三寸浦、巨要梁和三內島，如從康津出發則經軍營浦、三內島，全都經過三晝夜而抵達此島。另，經楸子島，過大火脫島、小火脫島，抵達涯月浦和朝天館。參照《東國輿地勝覽》卷三十八《濟州牧》。〔10〕位於楸子島之南，屬北濟州楸子面，距楸子島六公里，為無人島，亦稱獅子島。〔11〕指船夫、水夫、雜役水夫等朝鮮時代搖櫓的軍人。〔12〕屬全羅南道新安郡巖泰面康沙里，位於楸子島南，距木浦二十四里。〔13〕晚十一時至一時。

初四日，漂入大洋中。是日，雨雹大風，驚濤畏浪，掀天鼓海，帆席盡破。舟以二檣高大，尤易傾撓，勢將覆壓，命肖斤寶^{〔1〕}操斧去之，高以福縛草芑附之舟尾以禦濤。當午雨稍霽，東風又大作，載傾載浮，聽其所之，瞥眼間已入西海。梢工指東北，望有島若一點彈丸於漂渺間，曰：“彼疑乃黑山島^{〔2〕}也。過此以往，四無島嶼，水天相接，汗漫無涯之海。”人皆罔知攸措，僵臥舟中。臣令安義督軍人以取露^{〔3〕}治船等事。有軍人高迴者作聲曰：“濟州海路甚險，凡往來者，皆待風累朔。至如前敬差官，在朝天館，在水精寺，通計凡三朔以候，然後乃行。今此行當風雨不定之時，不占一日之候，以至此極，皆自取也。”餘軍皆曰：“勢已如此，取露治船，雖竭心力，終亦必亡。吾與其用力而死，莫如安臥而待死。”皆掩耳不從命，或毆之亦不起。宋真孱劣之甚者，被毆而怒，曰：“長壽哉！此船也。等至於破，何不速破！”程保曰：“濟州人心，外癡內毒，頑慢戾悍，以死為輕，故其言類如此。”^{〔4〕}臣意亦以謂溺死已決矣，倘蒙天助，幸不至於溺，必漂流無定，以至死日，無如之何。又憤軍人怠惰，遂點檢同舟人，則從者程保、金重、李楨、孫孝子、崔巨伊山、莫金、萬山，及濟州牧使所定送鎮撫安義，記官^{〔5〕}李孝枝，總牌^{〔6〕}許尚理，領船^{〔7〕}權山，梢工金高面，格軍金

怪山、肖斤寶、金仇叱迴、玄山、金石貴、高以福、金朝迴、文迴、李孝台、姜有、夫命同、高內乙同、高福、宋真、金都終、韓每山、鄭實，護送軍金粟、金真音山、高迴、金松、高保終、梁達海、朴終回、金得時、任山海，官奴權松、姜內、李山、吳山等，合自身凡四十三人。臣招安義問曰：“我一喪人，非官員例，從者至煩，甚爲未便。濟州人乘船者至三十五人，何也？”安義曰：“我牧使所以盡心者，待以敬差官之禮。且運大船，必用衆力，然後可行。況海路復遠，如於蔚島^[8]等處，水賊盛行，護送不可不嚴也。”臣曰：“過海時，當精擇運船人及水路諳習者，則數雖少，可矣。今此同舟人，皆懈怠暴斃者，虛張名數，而無其實。使船漂流，致之死地，徒增痛哭耳。”叫謂軍人等曰：“我奔初喪，情不可少留，人或有勸之行。爲人子者，其可頃刻濡滯乎？汝等之同我見漂，實由於我，然勢亦使之然也。況好生惡死，人情所同，汝等豈無欲生之心哉？舟或破碎，或沈覆，則已矣。觀舟今堅緻，未易至破。若不遇石嶼，能修補刮水。幸或風定波恬，則雖流至他國，可以得生。今汝等亦有父母，有妻兒，有昆季親戚，皆望汝生，畏其不壽。汝等不念其情，不愛其身，徒以咎我之心，率相解體，自歸死地，惑之甚者。”尚理等十餘人曰：“軍人皆頑鈍無識之徒，故其用心不通若此。然人各有心，我等各竭力從事，斃而後已。”夜風雨不止，巨濤尤甚，激入舳艫，隨入隨取。量可二更^[9]，驚濤鼓蕩，襄駕篷屋^[10]。舟半沉，衣服行李盡見沾濡。凍寒砭骨，命在瞬息。臣握李楨手，枕程保膝。金重、孝子傍臣左右，狼藉以待死。傍有一人結項將絕，李楨解其絕，則乃吳山也。巨伊山、莫金等，竭力汲水，水猶不減。臣以謂舟尚完固，則自上激射，自隙漏入之水，不汲則坐待沉沒，汲之則庶有生理。勉強而起，叫權松攢燧得火，卷芑席以烘之。又叫斤寶、高福、高面等，親檢罅漏處，以補塞之。又解衣分給權山、高面、巨伊山、怪山、尚理等，以勸勉所事。程保、金重、孝子等亦散衣服，分諸軍人。軍人若仇叱迴、文迴、都終、每山、玄山等爭感奮出死力，刮水殆盡，舟僅獲全。不移時，舟又入石嶼錯亂中，權山運船不知所向，尚理、仇叱迴等執篙無所施。幸賴天風驅出，得免碎破。

【校注】

〔1〕作姓氏時肖讀作“SO”。〔2〕距全羅南道羅州水路九百里海上，今屬務安